

五
芳
齋
三
部
曲

源香

杨颖立
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五
芳
齋
三
部
曲

源香

楊穎立

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源香：五芳斋三部曲 / 杨颖立著. -- 上海 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7.6

ISBN 978-7-5458-1417-0

I. ①源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21794 号

源香 —— 五芳斋三部曲

著 者 杨颖立

责任编辑 解永健 刁雅琳

特约编辑 华 丽

美术编辑 汪 昊

技术编辑 吴 放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 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www.ewen.co

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24.75

字 数 248,000
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8-1417-0/I.379

定 价 48.00 元

目录

第一章	1
第二章	43
第三章	95
第四章	145
第五章	193
第六章	239
第七章	289
第八章	339
后记	389

第一章

滚滚富春江是兰溪县的母亲河。千百年来，她由南向北将兰溪县一划为二。正是这鬼斧神工的一划，使她那川流不息的水乳成了哺育兰溪人世代繁衍生息的保障。

兰溪县由金华府所辖，因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一直是浙西重镇，旧时有“小小金华府，大大兰溪县”的说法，这是兰溪人最引以为自豪的。

民国初年，兰溪县的人口仅有 26 万多，人口密度很小。那时，兰溪县多荒山野岭，有许多地方还人迹罕至，山上植被丰富，有大量木材和山货。

兰溪最出名的当属火腿。兰溪的火腿是金华火腿的原产地，自古民间就有“金华火腿兰溪出”一说。

这些富饶的物产虽给兰溪县带来了声誉，可对底层百姓来说并没有带来多少实惠。

在富春江西面、兰溪县城西北面十公里处，有一处依山傍水的好地方，它的西面是 100 米高的猪肝山，北面有 540 米高的山峰山，东面坐落着 500 米高的白华山。在三山的腹地，门口荡、里荡、下荡像一串珍珠镶嵌其间，南面则是一片平缓的农田。这种三面环山的地方，当地人称之为“舂”。这个“舂”，虽然地方不大，可是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。一个小小的村落——张家村就坐落在此。

这里。

张家村旧时属兰溪县女埠镇,是个自然村,只有 200 来口人。在兰溪,这种村落算是较小的村庄。正因为小,世代居住的都是张姓世家,并无其他姓氏。然而,这个村落虽小,却也体现了浙西村庄的典型特征:傍水而居。在村的西南面,一条一丈来宽的村路是连接张家村与外界的唯一通道。在村口,迎面就是依在猪肝山下的水荡,有 20 亩大小,在猪肝山的衬托下,一派山清水秀的景象。山里人实在,既然在村口,就叫了“门口荡”。同理,坐落在村中央的就叫“里荡”,在村的最后面就叫“下荡”了。这三个荡之间有小渠相连,虽与外界水系有连接,但三面山上的山泉才是它真正的水源补充地。“里荡”最小,只有一亩左右,却是村子的中心,村中民居大都聚集在它的四周。

“里荡”虽小,但因是张姓家族世代的居息地,倒也整治得错落有致,像模像样。在连接“门口荡”与“下荡”的小渠上,各架有一座古朴、简洁的小石桥。说是“小石桥”,其实就是几块长条石架在小渠的石岸上,只不过那被磨得光滑平整的石面可以感受到岁月的流逝、时光的侵蚀。荡的四周,是用长条麻石砌就的临荡小路,路边那几棵略带沧桑味道的参天香樟树成了张家村的标志。

荡的北岸,因有 540 米高的山峰山作屏障,被张姓家族视为“风水宝地”,故张氏祠堂设于此。这张氏祠堂,与那些名门望族的祠堂相比差距甚远,它只是一座三丈进深的小院落。那木结构的厅堂、红色的廊柱,由于年久失修而油漆斑驳,几乎看不出原色,只有那些祖宗牌位整齐排列,香烛缭绕,时有供品。这是张姓家族议事之处和祭祖的神圣殿堂。

在张氏祠堂的东边,有一条小弄,因在山峰山山脚,呈上升走势,故而进弄是要拾级而上的。民国初年,在弄堂的中部住着一户人家,主人张山观、朱氏夫妇和他们的六个儿子。

张家祖上传下七亩薄田,但田里的收成并不能满足一家人的温饱,原因是山上植被茂盛,黄鼠狼成群,常有野猪出没。在山里人看来,这黄鼠狼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,尊称“黄大仙”,是没有办法对付的。每当秋季庄稼成熟时,黄

鼠狼就会成群结队地从山上下来,将成熟的花生、土豆、山芋从土里刨出来,搬进过冬的巢穴。还有野猪,也会成群结队地出没于山间田头。这也是一种令人生畏的野兽。谁家的田地一经此物光顾,将会一片狼藉。在生产力低下的民国初年,包括张山观夫妇在内的村民们鲜有抗争手段,只能听天由命。

张家村边的猪肝山、山峰山、白华山,山势不高但范围较广,山上多香樟树,且大多有百年生长期,树围需两三人合抱者比比皆是。这香樟树是做家具的好材料,香樟木中的樟脑油有防止衣物虫蛀的功能,尤以做樟木箱最佳,樟木箱成了旧时姑娘出嫁的必备嫁妆,而且往往以婚嫁时樟木箱的多少来反映女方家的殷实程度。

张家村多香樟树,村民们自然将目光瞄准了它。久而久之,这里成了香樟木料的供应基地,而张家村人也成了伐木解材的行家里手。于是乎,秋季一过,村民们忙过了田间的活,就开始相互结伴、整理工具上山伐木。

张家村周边的山不高,路也不远,可要将几人合抱的香樟树伐倒运下山来却不是件容易的事,往往需要十几个人忙活十天半月,使出九牛二虎之力将香樟树运到村里。但这仅仅是事情的开始,还要将香樟树制成坯料才能出售。所谓的坯料就是香樟木板,要用大锯锯出来的。民国初年,兰溪乡下没有电,也没有锯板机,锯板得靠人工。这既是件力气活,也是件技术活。成段的、上千斤重的香樟树被村民像炮筒那样高高架起,两个人一上一下拉开大锯来锯木。在隆冬的阳光下,两个人打着赤膊,挥汗如雨,一张一弛,仰拉俯推。锯木是张家村的一景。微风中,飘浮的是纷扬的木屑;空气中,弥漫的是香樟那好闻的气味。这是张家村老小最欢乐的时光,因为这成料的樟木板将会成为村民们口中赖以果腹的饭食、身上聊以遮体的衣物!

张山观是锯木的行家里手,由他架起的木架最稳固,由他锯出的木板厚薄最均匀。在张家村,张山观自然成了一呼百应的人物。圆木上架由他指挥,锯板由他操锯。他被人尊称“把头”,那些家具商也指名道姓要订购他锯的樟木板。

张家村也是“金华火腿”的产地，张山观同样是腌制火腿的行家里手。张家村小，养猪条件不好，但周边山上有野猪出没，村民为了保卫农作物，夏季过后，就要捕杀，多时可捕到不下十几头，于是腌制野猪火腿就成了张家村火腿的一大特色。为了区别于家猪火腿，此腿被当地人称为“深山腿”，到了城里的腌腊店，就有了一个非常高贵的名字“小珍腿”。在腌制火腿时，张山观总要杀几只又大又壮的狗，将狗腿与猪腿同腌。这狗腿也是稀罕物，相传是江浙沪一带的有钱人有喜吃狗肉的，而吃狗肉被认为不上品，羞于购食，于是兰溪人投其所好，在腌制火腿时，每缸加腌一只狗腿，因狗腿叫法难听，按十二生肖狗称“戌”，于是就有了“戌腿”的称谓，有钱人去买“戌腿”吃，就成了体面的事。

然而，这些辛苦的劳作并没有给张山观一家带来丰厚的回报，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仍是张山观一家老少的常态。

二

因地形所限，张家村的村落已无扩张的可能。可也奇怪，尽管村里年轻夫妇生育并无节制，可张家村的人口一直维持在 200 人左右，因此并无人口爆炸之忧。

其实说怪也不怪，张家村地处丘陵地带，民国初年甚至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通往外界，村民过着半封闭的生活，诸如物资的交流、文化的交流如同天方夜谭，享受不到一星半点文明之风，故而贫穷是他们身上世代相传的标签。

穷则思变！走出大山，到相对发达地区“讨生活”，成了村民改变命运、改变人生、追求文明、追求富裕的唯一行之有效的途径。这是兰溪穷苦人的出路，也是张家村村民的出路，这部分人一般出去后就不再回原栖地，这就是张家村人口一直维持在 200 人左右不变的原因。

于是，杭州、嘉兴、上海等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就成了兰溪人“讨生活”的目标地区。

历史上，兰溪人每年北徙的人数是巨大的。但在工业相当落后的旧中国，外出“讨生活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掌握一门手艺是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关键。兰溪人世代相传的腌制火腿的技术、打造樟木箱的技术，因原材料等原因并不适合在外地经营，而诸如弹棉花、裹粽子、烧茶叶蛋、制蚊烟香等不起眼的“小打小闹”倒服了水土，成了兰溪人赖以生存的手段。

从清代晚期开始，在杭州、嘉兴、上海一带无论是开店还是走街串巷弹棉花者均为兰溪人把持。冬天一过，弹棉花到了淡季，聪明的兰溪人就裹粽子、烧茶叶蛋挑担沿街叫卖；夏季就制蚊烟香。不想此举大受当地人欢迎，弹棉花、裹粽子、制蚊烟香逐渐成了兰溪人在外谋生的主业。

既然谋生需要，兰溪农村纷纷将弹棉花、裹粽子、制蚊烟香的手艺传授给下一代，这似乎成了一种传统。

其实，手艺的传授有时也在不经意间发生。

秋天一到，新棉花收上来制成棉絮，或哪家旧絮翻新，首先就要弹棉花，再就是均摊、绷线等一套工艺。村民们就会自动聚集起来帮忙，那些老手当然打头阵，新手自然在一旁观摩打下手，新手看得多了也就会了。

在兰溪，粽子是一大节庆食品，清明、端午、中秋、重阳节都要食用，因此裹粽子也成了人人都会的活计。

兰溪山多，自然蚊子也多，蚊烟香的需求量大，这制作蚊烟香也就成了一门技艺。

以上种种，兰溪县如此，张家村亦然，张山观夫妇亦然。

三

1910年1月30日，凌晨，一阵嘹亮的婴儿啼哭声从张山观家传出，这已是第六次从他家传出这种既清新又熟悉的声音了。

“报喜，报喜，是个带把的哟！”尽管产婆的言语洋溢着喜悦，并讨好地躬身

将包在襁褓中的婴儿送到张山观的面前。然而作为孩子父亲的张山观，正坐在堂屋中那张竹椅上抽旱烟，并未表现出特别的欢喜，只是伸出那有着粗大骨节、坚硬老茧的食指，在婴儿粉嫩的脸上轻轻地刮了一下，就继续抽起他的旱烟来。就这轻轻地一刮，似乎惊了婴儿，本已停息的哭声重又响起。

产婆讨了个没趣，赶紧收起襁褓中的婴儿自找台阶道：“哟，刚离开一会儿就想娘了啊，进去啰。”产婆欲回产房时，又转过身来，“太太要你起名哩。”

其实作为孩子父亲的张山观早就心中有了底：“就叫锦泉。”

产婆随即转身回产房：“锦泉，多好听的名字啊！”

的确，张山观虽没有文化，但在给儿子起名上还是花了些心思的。他希望，世代贫苦的张家能出现一眼涌出一片锦绣的泉水。作为父亲，喜得贵子，哪有不开心的！可张山观高兴不起来，家中虽有七亩薄田，因是山田，土地贫瘠，只能种些花生、土豆、山芋，而且有一半要贡献给“黄大仙”。伐木解材虽然是大山的赐予，但由于世代的采伐，可供解材的樟树也渐稀少，而且要到很远

的深山，这又是一个需要集体才能完成的工作，因此能分到张山观头上也没有多少了。去年一起上山伐木的堂弟，在运木下山时一脚踩空，给樟木砸在头上，不到三天一命呜呼，伐木解材所得的钱全给了孤儿寡母，自家分文未得。张家村的火腿远近闻名，那也只不过是有人家有钱人的活计，因为腌火腿是要下本钱的，没有本钱收不来猪腿，拿什么腌



哟，再好的技术也只能成为有钱人家的帮工。

张山观放下旱烟从竹椅上站起来，走进后屋的竹园中，一个疾步，身子一蹲，将一只正在寻食的母鸡抓在手中，走进堂屋，蹲在灶堂口，杀鸡褪毛、开膛剖肚。女人家生了小伢，补一下身子才是要紧的。山里人吃不起昂贵的滋补品，炖只老母鸡当然是最好的月子食品了。山里的女人也不会像城里的少奶奶，娇滴滴地缠着丈夫吃这吃那，这鸡汤已是她最大的满足了。

“去柯几条鲫鱼煨汤。”喝着鸡汤的女人对站在床边的丈夫说。鲫鱼汤催奶，母亲总是为小伢着想，生怕小伢没母乳喝。

张锦泉是张山观夫妻最小一个儿子，与他们第五个儿子相差了七岁之多，是他们的“老来子”。儿子喝的奶当然是母亲关注的重点。兰溪山里习俗，伢儿喝母乳的时间是很长的，七八岁的小伢还在吃母亲奶汁的现象普遍存在。一般家庭都最溺爱最后一个小伢，母乳营养好，时间吃得长一点就长一点吧！但一个潜在的原因却可能是，山里贫苦，吃食少，喝母乳至少可以当小伢饥饿时的点心。张锦泉自然不能免俗。

张锦泉在父母的溺爱和哥哥们的呵护中一点点长大。

张锦泉生长在清末民初，虽然在城市办学校已经大行其道，但这股风并未吹到农村，尤其那些落后的山区。那时的兰溪乡村，启蒙教育尚是私塾的天下。张家村是个小村落，办不起私塾，也请不起塾师。再说一个种田佬，学了又有什么用处呢？因此，张家村的孩子是不读书的。虽然山里没有车来人往的繁华场所，没有眼花缭乱的游乐之地，却有城里人接触不到的古树山泉、奇花异果。山里的孩子命贱，二三岁刚学会走路，张锦泉就跟着哥哥姐姐在山野林间疯玩。

春天，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肆无忌惮地怒放着，那山间的片片竹林中春笋初露尖尖头。跟着哥哥姐姐们上山的张锦泉已知道杜鹃花是只能看不能采的，因为杜鹃花的枝干上长满了尖刺，碰它就意味着刺痛和流血；而采春笋就不同了，那长在山泥中的春笋就像淘气的娃娃，虽然只探头探脑，但只要用根棒儿

在它的周边插下去一掘，一支粗粗壮壮的春笋就跳了出来，有趣多了。

夏天，是孩子们的季节，门口荡更是孩子们的乐园。终日里只穿一条裤衩、全身被夏日阳光雕琢得溜光油黑的张锦泉，每当玩得大汗淋漓，往门口荡里一扑，暑气全无。躺在碧波涟涟的水面上，望着碧空蓝天中变幻无穷的朵朵白云，嚼着从山上采的、不知名的、多汁的浆果，那种惬意油然而生。

秋天，是孩子们最忙的时节。那山上的蝥蛄、草丛中的纺织娘、石缝中的蚰蚰都成了孩子们心中的挚爱、手中的宝贝。然而，此时孩子们最忙的事，却是与黄鼠狼的战争。这时的张锦泉，学着哥哥姐姐们的样，手执齐眉长短的树棍一根，像一位称职的卫士，守卫着自家的庄稼，严防黄鼠狼的偷袭。当然，哥哥姐姐们的棍棒上往往绑有锋利的钢叉，而张锦泉的没有。张锦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哥哥姐姐们的钢叉投向黄鼠狼，而自己只能在一旁呐喊、拍手。

冬天，是山货收储时节，孩子们的口袋里有了大把的坚果。张锦泉的嘴开始没空闲了，野栗子、松子、榛子轮流着进了小肚子。当里荡边飘起阵阵樟木香时，年关将近，这可是张锦泉最企盼的日子，因为到了除夕，他就可以吃到一种叫“牛牛”的食品。在他的记忆中，这是最好吃的东西了。“牛牛”是一种地道的兰溪美食，由山芋粉、米粉、猪肉丁拌匀后做成，它集鲜香糯于一体，旧时为兰溪人节日或招待客人的美食。

四

张锦泉有个远房的叔叔，叫张山合，比张锦泉大10岁，与他很是投缘。每每上山采野果、下荡扞鱼虾，叔叔总会带着他。而张锦泉对这位叔叔也是崇拜之极，成了叔叔的跟屁虫。叔叔待张锦泉极好。

张锦泉八岁那年，叔叔带着他上山采野栗子。有一只母野猪带着几只猪仔向他们冲了过来，叔叔毫不犹豫，先将手足无措的张锦泉送上了高高的树杈，自己才爬了上来，那咆哮着的野猪差点没咬着叔叔的脚。

那野猪没有捕获猎物似有不甘，用牙啃起了树干，用身体撞击着树干，那粗壮的树干在野猪的撞击下左右摇晃。幼小的张锦泉还头一次遇到这么惊险的事，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

叔叔见状，一把抱住瑟瑟发抖的张锦泉，安慰道：“别怕，别怕，有叔叔呢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我们锦泉福大命大！”

这时，在山上采集山货的村民远远看见了这惊险的一幕，早已下山报信。山下的村民接到报信，纷纷拿着木棍、铁枪吆喝着赶上山来。那野猪一见这阵势，慌忙带着猪仔扭头向大山深处逃窜。

事后，张山观的妻子特意早起，又是和面擀皮，又是剁肉拌馅，作起了鸡蛋饅。

这鸡蛋饅是兰溪特有的点心，不但好吃而且作法很有特点：将包好馅的面饼，放在有油的煎锅里，煎至半熟，这时用筷在皮上戳一个小孔，往小孔里注入搅匀的生鸡蛋液，煎熟便成。由于作法独特，在兰溪尤其在经济落后、缺衣少食的山里，鸡蛋饅是非常高级的食品，一般都用作招待贵客、走亲送礼之用。

张山观将煎好的鸡蛋饅一个一个轻轻地码在竹篮里，找来一块干净的布盖在上面，一手拎起篮子，一手牵着张锦泉，朝张山合家走去。

这是张山观要去为儿子谢救命之恩。

张家村小，去张山合家也就一支烟的工夫。那天张山合正好在家整理行装，因为此次事情一出，惊动了村里的许多人，张山合的父母觉得主要是儿子无所事事所致，于是联系了在外谋生的亲友，张罗着儿子外出谋生。张山观与儿子一进门，就要儿子跪在张山合面前行谢恩礼。

张锦泉很是乖巧，赶紧跪下，对着张山合磕了个响头，嘴里还脆生生地说：“谢叔叔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永世不忘！”

张山合年纪尚轻，没有见过这种场面，愣在了屋中间不知所措。

还是他父亲经过世面，赶紧抱起张锦泉，一边拍着孩子腿上的尘土，一边对张山观说：“山观啊，这是干啥啊，乡里乡亲的不是见外了吗？”张山合父亲虽

和张山观岁数差不多,但却大了一辈。像张家村这种一个家族的村落,以辈排资的观念对族人来说如同磐石般坚定不移。

既然长辈发话,张山观也不便再说下去,于是话题转到了张山合外出谋生的事上。

张山合父亲说:“山合年纪不小了,在山里也没啥前途。最近去下三府嘉兴讨生活的人回来讲,那里的人富,钱好赚,兰溪去的人很多,听说还成立了兰溪会馆,兰溪人在那里是有照应的。就让山合去闯闯吧,总比在家吃山芋、苞谷强吧。”

张山观点头说道:“是啊,是啊,说不定还真闯出一个好前程呢!我家里那几个就没山合的志向,守着这七亩薄田,一个也不想出去。”

不想张锦泉在一旁听了,拉着张山合的手嚷着:“我也要出去,我也要出去,我跟叔叔一起去,我要天天跟着叔叔!”引得满屋子的笑声一片。

张山合放下手中的衣物,拉着张锦泉伸过来的小手,接过话题道:“叔叔也舍不得离开锦泉哩!等叔叔在嘉兴站稳脚跟,一定接锦泉过去。”

五

张家村是闭塞的,但闭塞并不等于密不透风。因为那些外出谋生的人,逢年过节,回家探亲,总会带来一些新鲜的消息、时髦的词汇、新奇的玩意。山里人并不关心诸如革命一类的事情,也不想探讨革命的含义,但对新鲜的事物还是有感觉的。

1911年,清宣统皇帝退位的消息,就是由外出谋生的人带回来的。然而在他们眼里,那只不过是身上的服装变短了、男人头上的辫子给绞了而已,天还是那个天,地还是那样的地。尽管每每谈起这些,那些外出谋生的人会兴高采烈、兴致勃勃,但改朝换代对闭塞的张家村人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,反而对那些印着好看花样的洋布、吸食方便的卷烟却有着浓厚的兴趣,并坦然接

受。每当有人身上穿了件洋布衣服或是嘴上衔了根香烟,见面的招呼就成了:某某回来了?

外出谋生的人是张家村人了解世道、接受新事物的介体。

当时,张家村人外出谋生,一部分人去了上海,一部分人去了嘉兴。

张锦泉崇拜无比的叔叔也外出谋生去了。他去的地方是号称“下三府”的嘉兴。那是1918年底的冬天。

旧时一直相传:“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”。这个“苏杭”是指苏州、杭州一带,嘉兴在苏州与杭州之间,故也属“天堂”之地。

张山合在嘉兴谋生的主要手段不外乎弹棉花、做蚊香、卖粽子。那时干这个行当的兰溪人还不是太多,所以活计有得做,糊口是可以的,于是他很快在嘉兴立稳了脚跟。由于初次离家,久居山村的张山合还十分恋家,春节一到就回去了。

那时浙赣铁路尚未修建,从兰溪北上,要么旱路要么水路。走水路,就是坐船,那是要付船资的,对山里人来说开销不起;走旱路,最佳就是坐马车,那费用就更大了,而且途中还要住店,对山里人来说也是不能承受的,因此,从张家村外出到上三府谋生大多选择了步行,人是辛苦了,可减轻了开支——这比什么都重要!

张山合是背着一卷薄薄的行李外出的。春节回家,行李留在了兰溪老乡处,却背回了许多张家村没有的稀罕物:两包香烟,这是父亲的最爱,以前只能羡慕别人抽洋烟(这是山里人给出现没有多少年的烟卷起的名字),现在也可以神气活现地叼在嘴上,等着邻人凑上来打招呼,叼着烟的嘴含含糊糊地应着;母亲也是忙碌的,手里拿着山合带回来的布料,四处征询裁剪衣服的式样,其实这也是在炫耀呢!

令张锦泉想不到的是,张山合叔叔竟也给他带了礼物——一只铜叫子。叔叔告诉他,铜叫子是军队列队或学生作早操时用的。从叔叔的口中,张锦泉知道了有一个许多小孩子集中在一起的地方,这些小孩子可以一起做早操、一

起做游戏、一起唱歌、一起认字，要多开心有多开心。

从此，铜叫子成了张锦泉的宝物，也成了张家村孩子们的圣物。每天早晨，张锦泉只要叫子一吹，孩子们就会三三两两聚到他的身边。他们一起上山，看在叫子声中惊起的飞鸟，在白云间飞翔、在树梢头盘旋；在门口荡边，听叫子声在山间回荡，总也弄不懂四周的山间怎么也会响起连绵不绝的叫子声。

从此，张锦泉几乎成了孩子王。那几个年长于张锦泉的孩子，原先对张锦泉是不屑一顾、颐指气使的，现在却臣服于张锦泉。张锦泉按照叔叔描绘的列队或早操的样子，吹着叫子将小伙伴们集合在一起，“一二一，一二一”地操练起来，尽管真正的操练是什么样子谁也没见过，但对于一群没走出过山岙的孩子来说已经够新鲜、够刺激的了。

在田间劳作的大人们每每看见孩子们近似于游戏的操练，总会边叹息边摇头：只怪张家村太穷，办不起私塾，请不起塾师，把孩子们给耽搁了。

张锦泉幼小的心灵得到了大大地满足。这种满足不同于过年时的一顿美味佳肴、上山时采到的一篮山果。这是一种得到尊重的满足感、一种油然而生的成就感！

从叔叔的口中，张锦泉还知道：在山外很远有个叫嘉兴的地方，那里没有山，却有十里长街，无数的店铺。那店铺中的东西多得数都数不清，你想要就得用钱去买，否则你是得不到的。嘉兴还有许多见都没见过的好吃东西，在山里是一辈子也尝不到的。

由此，张锦泉对叔叔更加崇拜了。他暗自许愿：老天爷，让我快快长大吧，我要跟叔叔去嘉兴那个地方干活，去吃那些好吃的东西。

六

张锦泉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慢慢长大。

9岁那年，他经历了人生第一次打击。

1919年夏天，疯玩了一个下午的张锦泉，从门口荡一上岸就匆匆往家跑去，因为他肚子有点饿了，他要回到母亲那里，去找母亲那对鼓鼓的乳房，去吮吸溢着乳香的乳汁。9年来，他已经习以为常，也成了他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。

可这次，刚有点懂事的张锦泉却感觉到了一丝的不安。因为他远远地看见家门口围着一大群邻居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，见张锦泉跑过来又集体沉默。他看见父亲从屋里送出一个人来，那人手里提着一个小藤箱子。这是沈家村的沈郎中。

沈家村距离张家村八里地，在女埠镇所辖的范围内，是一个比较大的村落，村中有一条不长的街，街上有一家杂货店、一家小饭铺、一家缝衣铺、一家剃头铺、一家中药铺，再有就是沈郎中开的医馆。沈郎中的医馆在这一带有点名声，十里八乡的村民一旦有病，大多找沈郎中间医求药。

张锦泉认识沈郎中。去年张锦泉发高热，引起上吐下泻，父母亲就是背着他去沈家村找沈郎中治的病。那次沈郎中只是把了脉、看了舌苔、抚摸了一下额头，就说出了病由，开了一剂草药，回家后张锦泉只服了一贴，病情就大为好转，人也舒服多了。因此，在张锦泉幼小的心里，沈郎中就像神仙下凡。

张锦泉远远看见父亲与沈郎中说着什么，而沈郎中一直摇着头，对跟在身后的父亲说：“老朽真是回天乏力，回天乏力了啊，只有请病家节哀，料理后事吧。”

张锦泉还不大理解沈郎中话中的意思，但从父亲那悲伤的眼神、满脸的泪水、邻居们的议论纷纷中，意识到大事不妙。他冲开人群，一头扎进屋内。

尽管张锦泉心里已有一点心理准备，但还是被屋内的景象吓着了：母亲脸色苍白、双目紧闭的头无力地靠在枕头上，床边地上的木盆中有好大一摊鲜血。五个哥哥都围在了床边，个个泪水横流，有几个还轻轻地在母亲的耳边呼唤着。

父亲拿着一张药方进来，要大哥赶紧去抓药。